

20140420 黃國昌教授@東門教會分享會 1-6

我們佔中環幹嘛，我們...(全場笑)，直接去佔立法會就好了啊，那當然港府也開始擔心啊，說，欸會耶(全場笑)，如果佔中環運動變成佔立法會的運動，這個時候他們該怎麼辦，ok我就先簡單回答到這裡。

主持人：好，我們除了一樓二樓三樓，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現場，沒有在這邊是教育版，那如果那邊有人要提問的也可以隨時提問，那我們這邊有一位朋友，來請。

提問：我想要問老師兩個問題，一個是在資訊爆炸的當代，資訊不斷快速的進來，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知道自己下的決定是正確的？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對於非法律專業背景的人來說，要怎麼樣加強論述？(收音不太清楚，大意是這樣)

第一個問題比較難很具體的回答，因為嗯...在任何的運動當中，對不起我只能講，我要改變一下說詞，在我所參與的運動當中，情報跟媒體都是兩個很重要的側面，情報的收集跟你在媒體上面所要散佈的訊息。從反媒體壟斷運動那時候就開始，就是我常常收到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情報，然後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消息，那當然你也在看你對手的陣營，他們在媒體上面散播出來的訊息，你大概可以判斷說他們接下來基本的戰略跟方向是什麼。

以太陽花學運來講，第一個禮拜前幾天，特別是在前三天是最困難的時候，所謂最困難的時候指的是說，那個時候議場裡面的同學跟議場外面聲援包圍的群眾是隔離的，那特別是在前兩三天的時候，一直有說要去清場那樣的傳聞出來，那在議場裡面的同學他們事實上前一兩天過得非常的不好，理由是空調都沒有開，裡面二氧化碳的濃度非常的高，啊你在那邊待久了，又悶又熱，又不知道外面的情況，那個整個情緒是很焦躁的。

我那時候負責是守在青島東路的門，那當然守著那個門跟議場內部保持溝通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簡單舉個例子，就以裡面的空調到底開了沒有，警察有沒有在另外一個門要試圖破門而入，就光這兩件事情，大概在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你就會收到各式各樣不一樣的訊息，有人會在裡面，自己的臉書上面發文，發了文以後，外面的人看到就會緊張，說裡面有同學說警察又開始攻門了，我們是不是要衝進去，去把他們救出來，然後有人說，又發言說裡面已經有人昏倒了，那我們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開始的時候在行動的時候，為什麼要有一個有共事的經驗、有信任，而且是很強烈的信任的基礎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去擔任一些工作最主要的理由，因為那個時候在外面，其實有很多同學他們也很急躁的就跑來說，不行，裡面已經怎麼樣怎麼樣了，我們要把所有的警察全部拖到旁邊去，我們要趕快衝進去。

那對我來講是，在一定強度的行動以後，沒有另外正當化的理由，我個人的選擇不會去增加無謂的衝突，因為去增加無謂的衝突就會導致流血的可能性，那一旦流血了以後，整個社會氛圍都會變得不一樣，那特別是那個流血如果是我們主動的行動所挑起來。

那回答你剛剛的那個問題是，當然要有自己可以信任的資訊網絡，然後去從自己信任的資訊網絡去得到我願意相信的資訊，或者是換句話說，即使他有錯的訊息，我也認了，因為那個時候是他我所唯一信任的訊息，所以我那個時候要去了解議場裡面，實際上發生的狀態，很簡單，我只打電話問一個人，那個人講的就算，那其他人的資訊就全部把它排除在外面。

那第二個層次你可能會牽涉到的是說，從國民黨那邊，或者是說，不要講整個國民黨，因為這次真的贊成那些人這樣胡搞瞎搞也不是全部國民黨的人，如果是以馬金他們那個集團為首，彼此之間媒體的對戰，那個過程會比較複雜一點，有一些可能我也不太適合在這邊講，但是我要講的事情是說，就當你持續性地在做一件事情，而且你持續性做那件事情的風格跟你的原則是一直一樣的時候，即使不認識你的人，他們也可以看得出來，而他們看出來了以後，對於你未來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他某個程度上會相信你，甚至會主動願意提供協助。

那因此在跟他們對戰的過程當中，我們有很多資訊是來自於我剛剛所講的那種信任而且願意主動提供協助的朋友，那當然你也可以信任他，他會提供很多重要的資訊給你做判斷，當然在任何時間點上面的判斷都有一定的風險跟他的預測性，有的時候難免會錯，我其實自己回想我做過最大的錯誤的一個判斷，其實是50萬人上街頭凱道的那天晚上，因為我一直覺得這個人數出來了以後，對於同學的訴求，那天晚上馬英九應該要回應，最慢第二天早上，星期一早上要有回應，但是這件事情的判斷我做錯了，那我做錯的理由是因為說，對不起，我通常講話不太喜歡用太鋒利的詞彙，但是對於這個人我一定要講這句話(全場笑)，我真的做錯判斷的是，我沒有想到他們的心腸這麼狠毒，為什麼我用這麼強烈的字眼，

用狠毒來形容, 因為即使是這麼多人出來, 提出了這個, 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 是很基本的要求, 先立法再審查這有什麼難的, 本來就應該這樣子做啊。

他們的策略我後來很清楚的知道就是, 他要把你裡面所有參與這個運動的都拖到精疲力盡, 人越來越少, 最後一事無成, 大家失望的回家, 那經過了這個痛苦的過程以後, 他的這個策略可以達到幾個目的, 第一個是參與運動的團體、學生、公民朋友馬上自己會內爆, 因為這整個過程下來, 你如果搞了一個多月, 搞到大家精疲力盡、兵疲馬乏, 結果最後什麼都沒拿到, 一定會內爆, 彼此會指著彼此的鼻子罵, 當初都是因為你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才會如何如何如何。

那第二個是, 它會給整個臺灣社會散播了一個非常強烈的失敗主義的訊息, 你們這樣子搞, 50萬人到凱道, 都沒有用, 你們拿我沒有辦法, 那這個氛圍、這個訊息一旦建立, 再加上團體內部的內爆, 過去這幾年公民運動所累積起來的能量, 很有可能就一次枉然。那那個時候是我最深的恐懼, 那那件事情事實上在331完沒有多久, 就330完沒有多久幾天, 我忘記, 應該是禮拜二還禮拜三的清晨, 大概三四點的時候, 一個幫忙守門的學生, 一個大男孩, 非常壯, 比我還高、比我還魁, 非常的壯, 所以才會請他幫我們守門(全場笑), 他看到我外面, 他跑出來找我, 他說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站出來了, 為什麼這麼多臺灣人民支持我們, 馬英九還是不理我們?